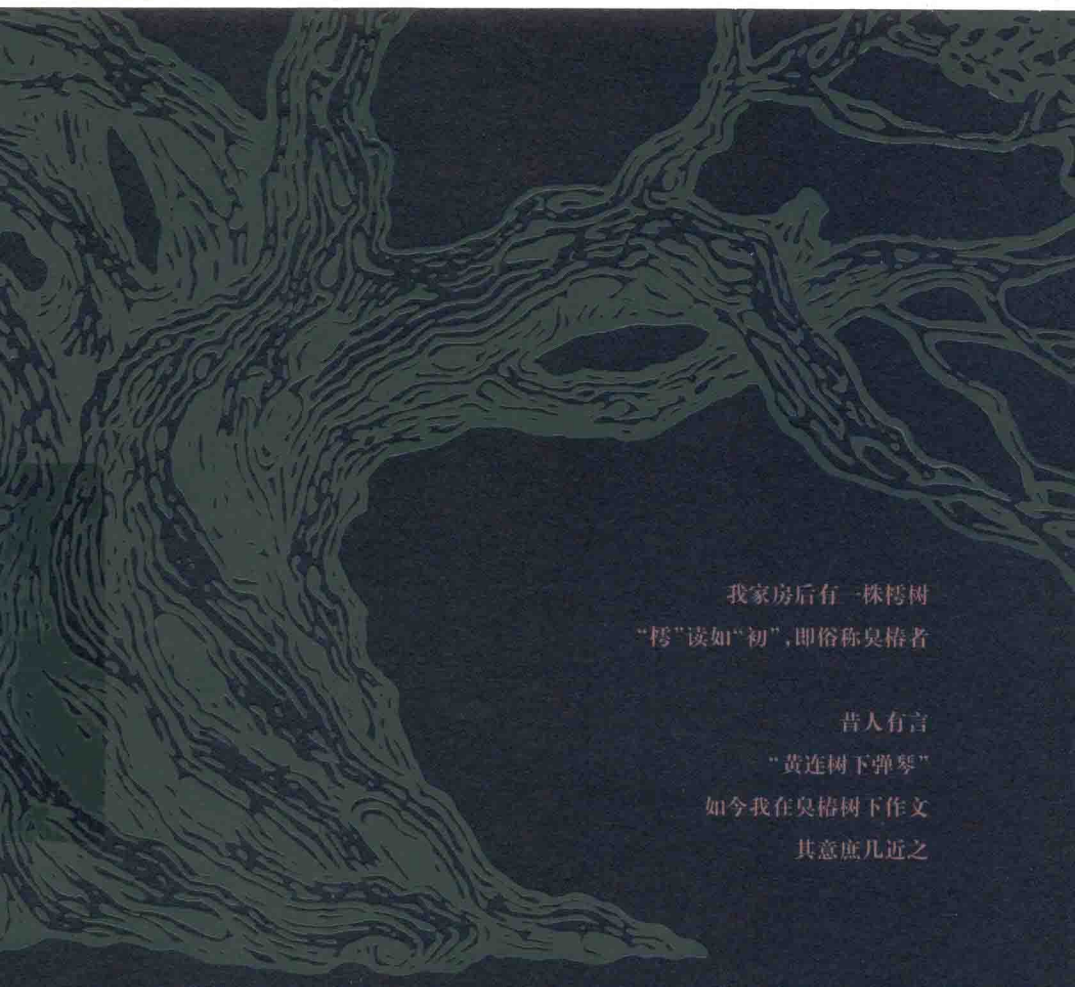


樗下 随笔

止庵 著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
“樗”读如“初”，即俗称臭椿者

昔人有言
“黄连树下弹琴”
如今我在臭椿树下作文
其意庶几近之

樗下随笔

止庵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樗下随笔 / 止庵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680-4792-0

I. ①樗… II. ①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3601 号

樗下随笔

止庵 著

Chuxia Suibi

责任编辑: 陈心玉

封面设计: Pallaksch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电话: (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序

《樗下随笔》上次面世，有读者抱怨不认识书名的第一个字。这并不是故意要给别人添麻烦，盖因书中的文章都是在我家原来北京城里的住处写的，那个院子的角儿上确实有这么一棵学名叫做“樗”的树。樗就是臭椿。我家这棵生得很晚，当然不是有意栽种，它不知怎么从地里冒了出来，长得挺快，没几年已高过房顶。这种树不成材，就连虫子都不生；有人还曾特意叮嘱切勿在树下练气功，好在我们原本也不练气功。然而大概就在我写完这批文章后不久，有年夏天雨水特别大，竟然把它浇死了。入冬一阵大风，早已干枯的整个树冠都被刮到邻院去了。再过几年那里拆迁，一切均已无影无踪。

话说至此，真用得上“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那句老话，

而接下来或许当云，人都这样，就更别提文字了。所以时隔二十几年《樗下随笔》得以重新出版，未必意味着可以对这本书今后的命运过度乐观。树与人皆有寿限，书籍亦然，对此作为作者所能做的，无非是写之前想清楚，写完了改仔细，尽心竭力而后已。然则往往事倍功半，而且如若方向不对，下的功夫越大反而越易于速朽。

《樗下随笔》是我的第一本随笔集，那会儿我在公司上班，工作很忙，只能偶尔在周末写上一篇，所以前后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起手写时已经年过三十，回过头去看其中有些题目，诸如“谈心境”、“谈癖好”之类，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可以说少年心事多少有所遗留，尽管没有什么夸饰渲染。现在我想，年轻时候说年轻的话，年长时候说年长的话，都没有什么不应该，只要前者别太肆意，后者别太固执就是了，唯一可怕的是“秋行夏令”——这常被误会为“老当益壮”，好像很了不起，譬如有人就曾自诩“不失少年凌厉之气”，对此我不免看不顺眼，偶尔也忍不住写篇小文章给扎上一针，泄一点气，虽然此举足以显露我自己其实同样没有活到火候。《论语·季氏》云：“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我应该已经到了孔子讲的最后一段，却连前面一段还没有做好，说来只能深自惭愧。

我写《樗下随笔》之前，曾经写过十几年诗和小说，后来收手不干了，改写这种叫做随笔的东西，觉得路数应该有所不同，想了个说法叫“诗文有别”。后来读废名的《关于派别》，讲得更为精当，不能赞一词，这里再来抄录一遍：“近人有以‘隔’与‘不隔’定诗之佳与不佳，此言论诗大约很有道理，若在散文恐不如此，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义，人又乌从而有心去学乎？”所以我看那种时不时来点抒情、添点文采的文章，问题就在于“不隔”，仿佛是想写的诗没有写完，随处泄露，在我看来那样还不如继续去写诗好了。这是我从起头写文章就已抱定的想法，自这本书迄于今，从未改变。当然人各有志，文无一律，上面的话只能用来约束自己，以及与二三同好互勉罢了。多年来承蒙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鼓励帮助，形容的话就是多有培植之恩，无如还得抱歉地说自家实在只是樗材而已。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原序

前些时读《骆驼草》杂志影印合订本，有一篇署名惠敏的《闲话》，说：

“一个人到了‘遗嘱’的资格，我们真可以恭敬的一领教了。我且把这个遗嘱抄在下面：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参是《论语》里活得最谨慎的人，“吾日三省吾身”是他，“慎终追远”亦是他，难怪大限将近时有松了一口气之感。但即使不像他这般有意跟自己过意不去，又将如何呢。有时候我读到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些话，不知怎么总有些怀疑这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以我自己涉世的体会，好像事实恰恰相

反似的。不管怎么说，想好好活过一辈子真够沉重，真够不容易，所以曾点言志道出：“莫春时，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遂说：“吾与点也。”这实在是对艰难人生的一种调剂，朱光潜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这个意思罢。

周作人《〈夜读抄〉小引》云：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如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才及三尺，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象于我的胸中而已。”

我读了此段文字颇有感触，伯宜公的一点梦想有如烛火之于长夜，弥足珍贵。当然可以由此进到旷远澹泊一路，但那也还是一种“艺术化”。如周氏为《古槐梦遇》作序所记：

“平伯在郊外寓居清华园，有一间秋荔亭，在此刻去看必甚佳也，详见其所撰记中。前日见平伯则云将移居，只在此园中而房屋则当换一所也。我时坐车上，回头问平伯曰，有亭乎？答曰，不。曰，荔如何？曰，将来可以有。”

“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颀’额，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颀则尚未有也。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颀可也，有秋荔有亭而今无亭亦可也，……”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昔人有言，“黄连树下弹琴”，如今我在臭椿树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在这树下住了多少年了，也别无感想。后来读《庄子·逍遥游》，有一段话谈及此树：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我们寻常人大约也只及得惠子的境界，若夫庄子则真正了得，一棵人人讨厌的臭椿也能说得那么美，以致不才如我平庸的起居也与“彷徨”“逍遥”联系在了一起，我在樗下所写的平庸的小文章竟也显得（至少是自以为是）有点意思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目 录

卷 一

子在川上	003
戏剧人生	007
假如	013
来世与现世	017
熊掌与菜根	021
人类的群星□□时	025
七步诗	029
悲剧谈片	032
好事多磨	036
精卫填海	039
关于孔子	043
谈癖好	053
谈心境	057
关于写信	060
记旅愁	063
三思而后	066
幽默感	069
我与自然	073
故乡的话题	079
重读《变形记》	084

卷 二

窗子里的文学史	099
谈才学	103
“好话好说”	107
春秋绝笔	111
谈真率	115
俞平伯的散文	119
关于废名	122
《顾随文集》	126
看张	130
说钱	133
杨绛的散文	136
《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	141
姑妄言之	146
上田秋成的话	150
关于书名	153
格朗的故事	157
读《燕丹子》	161
关于卧轨	165
不求甚解	169
老年之作	172
两首唐诗	175
《失恋者》序	178
《寻人记》序	181
读诗札记	185
野谷的诗	196
《凝望》序	201

卷 三

西施东施	207
阳子之宋	210
臆想天籁	213
不可言说	217
谈日记	220
关于应试诗	224
也谈竹枝词	228
北京话	234
原壤孺悲	238
迂阔之论	242
女子故事	246
关于诗人	253
我的父亲	258
关于沙蕾	262
买书的瓜蔓	268
挑书	272
旅途读书	275
弃文从商	279
止庵说	283
后记	285

卷一

子在川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此时之孔子，真是最具哲人的心境。这一声太息里也就融进了他的一生。我读书不多，但是杂些，至今还存留印象的，仿佛都与“生命”这题目沾点边儿。从前读《庄子》的时候就觉得，大约“求生”二字做成了庄子哲学的根本。他讲“不材之材”，是以无为求生；而孔子则说得上是把“生”落在有为之上。后人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亦可以看作是对子在川上一章的诠释罢，然而何以说得那么没有意味。倒是杰克·伦敦写过一篇《热爱生命》，我想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只是把人物命运放到那样极端的环境里展开以弘扬题旨，又未免有些张狂。

有一次和朋友谈起元稹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我说“残灯无焰影憧憧”与“垂死病中”有一种关系，可以说是个象征罢，所以末尾才说“暗风吹雨入寒窗”。先是“暗”，是感觉中的生命完结；然后是“寒”，是体会到了死亡降临。真是一首好诗。

小时候我每每觉得死特可恐怖，因为想到死后便什么也不再知道。活得渐渐久了，这份念头也就淡去了很多。后来读到知堂《〈艺术与生活〉自序》说的：

“我如有一点对于人生之爱好，那即是她的永远的流转；到得一个人官能迟钝，希望‘打住’的时候，大悲的‘死’就来救他脱离此苦，这又是我所有对于死的一点好感。”

这是再洞达不过的意见，但我有时也稍有难以企及之感。特别是有一次在张爱玲的小说《花凋》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然而现在，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

那时她才只二十来岁，怎么能够对生命有如此异乎寻常深刻的感受。在《金锁记》中还有一个细节，是写主人公曹七巧苦斗一生之后：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

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

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称此为“小说艺术中的杰作”，认为力量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里女主人公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的细节之下。这不是溢美的话。此两者皆是把生命的河涉过了，知道深浅，由此泄露一点天机。

这几天我正在读梁遇春的随笔集《泪与笑》。书中生命的体验特别之多，这些体验又表现得特别之好。他在激动（如《救火夫》）及伤感（如《她走了》）的时候均不见佳，唯有仿佛一位智者那样观照人生时才最可令人赞叹，我也正是读了《泪与笑》、《天真与经验》和《又是一年春草绿》诸篇才想了这许多，以致忆起《论语》的那一章书，愈发觉得梁氏真是不曾白白活过，虽然他一共也只活了二十七岁。废名为此书所作序言说：

“秋心这位朋友，正好比一个春光，绿暗红嫣，什么都在那里拼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燕语呢喃，翩翩风度，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倩谁唤流莺声住’，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我爱惜如此人才。世上的春天无可悼惜，只有人才